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苏]C.B.吉谢列夫◎著 王博◎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苏]C.B.吉谢列夫◎著 王博◎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 (苏) 吉谢列夫著; 王博译.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4.10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ISBN 978-7-228-17783-7

I. ①南… II. ①吉…②王… III. ①西伯利亚—古代史
IV. ①K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8921号

出版统筹 // 若 贤

责任编辑 // 若 贤

书籍设计 // 李晓瑜

技术编辑 // 闫 红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6开

印 张 46.75印张

字 数 704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102.00元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次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从那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翻译一批外国学者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就在新疆地区交融,众多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新疆已经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逐渐为国外学者所了解。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各种名号不一、目的不同的探险

队、测量队和考察队,陆续走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的中部,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发出有惊人发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视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竟然会埋藏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写在木板、桦皮和纸张上无人识读的文字,有令世人惊叹的佛教石窟壁画,有雕刻各种精致花卉文饰的木器,有早至战国时期内地生产的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雕塑以及漆器、铜器,有中国汉唐时期以及古罗马、波斯制造的各种钱币等等。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灿烂的古代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如今,他们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他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吸收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编写好《新疆通史》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翻译丛书”公开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多角度、全面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导 言

俄文版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出版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所以有人称它是“一部非常老的专著”。学术研究是发展的,而对古代遗存的考古发掘过程以及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则是不能再生的,这就确定了考古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客观描述和科学研究,对其唯物历史观的认知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撰写区域古代史的内容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今天从事新疆古代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无疑仍然是一部可以作为参考的书。

吉谢列夫(1905~1962年)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考古学家,经过近20年的阿尔泰和叶尼塞河中游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考古,在1949年完成了《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1950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经修改后1951年再版。1985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了《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汉译铅印本,介绍给了中国北方草原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读者。

在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汉译铅印本上,有一个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1月12日的“说明”,称:“《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所述内容与古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关系极大,与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历史亦颇有关联,对我们研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及新疆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汉译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的同志翻译的,脱稿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之后,译者又对原稿进行了一次校对。译稿交给我所后,我所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同志负责编

校。现作为资料予以铅印,原书图版亦加翻印。读者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注明出处亦请据原书。”

同时,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汉译铅印本上,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1年秋的“前言”,称:“《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博士学位论文(1945年),曾获斯大林奖金(1950年)。书中对截至成书时候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叶尼塞河流域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萨彦—阿尔泰山区)考古资料作了系统总结,并结合我国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古人类学资料,对南西伯利亚古代民族的历史作了综合研究。考虑到本书的参考价值,我们于1962年将本书的翻译工作列入科研项目,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译成初稿,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译文才得以校订。现在,我们将全部译文交付新疆民族研究所刊印,以应国内读者的需要。本书于1949年、1951年先后出过两版,中文本是根据第二版翻译的。本书的译校工作,主要是莫润先同志承担的,潘孟陶同志也曾翻译部分单节。本书的图版,大部分是我所技术室金仲林同志翻拍的,部分线图和地图是张心石同志重绘的。”

我们见到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汉译铅印本是1985年印本,这也许是最初的汉译印本,如是从翻译到铅印本问世经过了23年的时间,应该来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在后来的很长的时间里,汉译铅印本《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不仅是中国历史学者研究北方、西北方以及新疆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进行这一区域考古,特别是从事新疆考古研究工作者的难得的、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有着丰富的考古资料。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的苏联考古方面著作的汉译本,我们见到的有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1954年版A.B.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和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55年苏联出版A.Л.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的内部资料本。在时间上讲,《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在苏联出版的更早一些,而汉译铅印本则出现的相对比较晚。这三本书关于亚洲考古方面的内容,虽然《考古学通论》和《苏联考古学》也涉及一些,但与《南西伯利亚古代史》那就不能相比了,其内容的重点完全不一样。今天《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组织人员经过进一步的校对正式出版《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汉译本,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

事情。

南西伯利亚(Южный Сибири)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在С.В.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中称:“就南西伯利亚两个主要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的历史发展实际过程及其原因作出结论”。可以看出,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是南西伯利亚史论述的主要区域。

米努辛斯克盆地(Минусинская котловина),《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目录中有以它为小标题的,如“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墓地概述”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遗址资料”等。它的位置比较明确,位于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哈卡斯共和国的西伯利亚南部,西面是库兹涅茨克山,东临萨彦岭,海拔高度200至700米。这一地区有叶尼塞河及其支流阿巴坎河、图巴河等流经,多淡水和咸水湖,气候是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城市有米努辛斯克、阿巴坎和切尔诺戈尔斯克等。

关于阿尔泰(Алтай),书的目录中也有以它为小标题的,如“阿尔泰的阿凡纳谢沃遗存”、“阿尔泰迈埃米尔文化”、“阿尔泰巴泽雷克普通墓葬”、“阿尔泰巴泽雷克巨墓冢”、“公元五至十世纪的阿尔泰”、“阿尔泰与突厥”、“突厥的阿尔泰时期”、“六至八世纪阿尔泰物质文化”、“阿尔泰墓冢群”和“九至十世纪的阿尔泰”等。它的位置处于今天的西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地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相邻的地方,这里有阿尔泰共和国和阿尔泰边疆区,前者是今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后者是今俄罗斯联邦西西伯利亚经济区行政区之一。书中涉及的范围主要是阿尔泰共和国的地域,它东邻图瓦共和国,南与哈萨克斯坦、中国和蒙古接壤,北与科麦罗沃州搭界,西北是阿尔泰边疆区,它的首府戈尔诺—阿尔泰斯克,原名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1992年改为今名。

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目录及小标题里涉及的河流,主要是两条即“叶尼塞河”和“鄂尔浑河”:前者在目录及小标题里出现的有“叶尼塞河中游阿凡纳谢沃人的生活”、“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中游的居民”、“叶尼塞河流域邻近地区塔加尔时期的遗存”、“叶尼塞河流域的塔施提克时期”、“叶尼塞黠戛斯(哈卡斯人)”和“叶尼塞黠戛斯文化”等;后者仅在小

标题里出现,即“七至八世纪鄂尔浑河文化”。叶尼塞河(Енисей)是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世界大河之一,它是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分界,平原在其西,高原在其东。其源流有色楞格河和安加拉河,流经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境内。鄂尔浑河(Орхон)发源于蒙古国后杭爱省的杭爱山脉,向北流入蒙俄边界的色楞格河,后注入贝加尔湖。

由此可以看出,《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讲述的是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邻阿尔泰山地为中心的地理单元古代居民的历史。同时,我们在阅读本书的内容时会发现,它在讲到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联系时使用了一个基本的地图,所涉及的地域更为广阔,是在东经约 20° 至 130° 、北纬约 35° 至 60° 之间的范围之内,涉及到中国北方和新疆,涉及了中亚以及俄罗斯的欧洲区域。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吉谢列夫经过了长时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1926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30年结业于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所研究班,获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后来的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39年起还兼任了莫斯科大学教授,1946年获博士学位,至1949年博士论文《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正式出版,经过了20年的时间。其间曾领导过萨彦—阿尔泰(Саяно-Алтайский)考古队(1930~1956)和苏蒙历史—民族学综合考察队(1948~1949)的工作,1948~194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掘蒙古汗国都城哈拉和林城址、回鹘汗国都城哈拉巴勒嘎斯城址,还发掘过胡德日特阿尔让地区的石板墓等。

吉谢列夫的研究,在20世纪40~60年代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也反映了当时苏联考古学者在南西伯利亚的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状况,确立了叶尼塞河中游区域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诸考古文化,特别是阿凡纳谢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和塔加尔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相对年代的序列,这在今天的俄罗斯考古中仍然占有一席位置。他注意到了墓葬地表的建筑形式、古代的城市文明、斯基泰时期的考古遗迹等,注意到了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图瓦的鹿石遗迹相似关系,卡拉苏克时期的南西伯利亚“牛轭”与中国马车殷组合上的关系,管銎斧与殷代晚期斧钺的相

似关系等,这些都非常的重。我们收集到吉谢列夫 1951 年前的一些考古论文,主要有:《塔加尔文化》,《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学研究所考古部汇报》1928 年第 4 期;《西伯利亚铸造工艺》,《俄罗斯科学调查研究所社会科学协会考古分会著作集》,莫斯科,1928 年第 3 卷;《1928 年米努辛斯克地区考古考察资料》,米努辛斯克,1929 年;《叶尼塞河某些峭壁画圆形的刻绘技术的意义》,《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学研究所考古部汇报》第 5 期,1930 年;《叶尼塞河流域氏族的解体和当地的封建制度》,列宁格勒,1933 年;《卡拉苏克石碑图案语义》,《国家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会刊》,列宁格勒,1933 年第 100 期;《1934 年国家历史博物馆阿尔泰考古考察团工作》,《苏联民族学》1935 年第 1 期;《哈卡斯乌斯特—叶尔巴村附近的安德诺罗沃遗迹》,《苏联民族学》1935 年第 4、5 期;《远古恰塔斯古墓群出土的脸型》,米努辛斯克,1935 年;《司达村和帖西村阿凡纳谢沃墓冢》,《苏联考古学》1936 年第 2 期;《阿尔泰的希腊遗物和拜占庭的钱币》,《古代史通报》1940 年第 3、4 期;《金属时代苏联西伯利亚考古》,《古代史通报》1938 年第 1 期;《斯基泰时期的阿尔泰》,《古代史通报》第 2 期 1947 年;《古代蒙古》,《苏联科学院历史和哲学通报》,莫斯科,1947 年第四卷第 4 期。

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出版之后,吉谢列夫仍然从事着田野考古和考古的研究,1951 年起任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研究室主任,1953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获列宁勋章、“荣誉”勋章等。在 1951 年以后的考古中,不仅继续着萨彦—阿尔泰(Саяно-Алтайский)考古队(1930~1956)的领导,1957~1961 年在贝加尔地区发掘了辽代、元代城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蒙古国古城》,《苏联考古学》1957 年第 2 期;《中国瓦史》(古代蒙古、西伯利亚和远东古代城市关系研究),《苏联考古学》1959 年第 3 期;《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苏联考古学》1960 年第 4 期;《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苏联考古学》1960 年第 4 期;《论米努辛斯克石雕像研究》,纪念 M·阿日采霍夫斯基历史—考古大会,1962 年;《论殷马车起源问题》,《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编》第 25 卷,列宁格勒,1969 年。在 1986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有莫润先先生关于他的介绍,我们也查找到俄罗斯有关吉谢列夫的介绍材料,大体与莫润先先

生介绍的一样。吉谢列夫曾在1950年3月和1959年11月两次来中国参观、讲学,中国友好协会总会新华书店发行过吉谢列夫博士著的《吉谢列夫讲演集》。从时间上讲,这里面有吉谢列夫后期的研究成果。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以考古材料为基础讲述古代区域历史的一部书,行文中发挥了作者考古专业的长处。大体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也谈到了旧石器时代遗存),下限到了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史。书中列出了三篇:第一篇的古代属于史前史,在时间上包括了考古上的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初期;第二篇的匈奴——萨尔马特时代属于早期草原民族史,在考古上相当于早期铁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原的汉代;第三篇国家的形成,是从公元五世纪突厥汗国的建立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历史。感觉结构还是比较合理,历史大脉络比较清晰。在阐释历史时,吉谢列夫总是以典型的考古发现与考古发掘材料为依据,这里比较详细地讲述了经过发掘的阿凡纳谢沃墓地、安德罗诺沃墓地、卡拉苏克墓地、希伯古墓冢、巴泽雷克古墓冢、塔施提克大墓、哈卡斯阿巴干李陵宫遗址、图雅赫塔墓地等,这些资料都非常的重要,是不可能再生的考古文物资料。在考古材料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篇章作了详细的历史性说明,如古代篇的卡拉苏克时期,介绍了卡拉苏克时期墓地的分布、墓葬、随葬品以及卡拉苏克居民的分布、日常生活、社会、艺术和年代学等;如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篇的叶尼塞河流域的塔施提克时期,介绍了卢加符斯卡亚遗址、塔施提克普通墓地、塔施提克大墓,阐述了威巴特恰阿塔斯大墓的器物、兵器马具、服装装饰品、造型艺术品和塔施提克雕像面具、崇拜物、股子及其记号、华盖,以及李陵宫等;在国家的形成篇的叶尼塞黠戛斯(哈卡斯人)中,阐述了黠戛斯文化的起源,他们的经济、贸易、社会、国家以及文字、宗教和艺术等文化现象。明显地表现了考古学者讲述历史的特点。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作了不少民族史的研究,在第一篇古代的第五章塔加尔时期(公元前700~前100年)就提到了“西部的斯基泰人,伏尔加河沿岸和南乌拉尔地区的萨夫罗马特人,中亚细亚的马萨格特人,萨彦—阿尔泰的迈埃米尔和塔加尔诸部落,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和鄂尔多

斯的居民,……”

在第二篇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前言里就提到了北狄,在中亚小节里又提到了斯基泰、马萨格特人、塞克、匈奴和乌孙等民族。同时提到C.П.托尔斯托夫认识上的花刺子模人和马萨格特人之间的联系,认为马萨格特人是古典时代记载的大赫梯人,也就是中国史书的大月氏;认为“马萨格特(月氏)部落(同亚洲斯基泰—塞克人也有密切联系)向东扩张,不能不促进其文化艺术特点广泛东传,著名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的特点,便是塞克—马萨格特文化(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波斯文化相近)东传的反应之一。在此过程中,匈奴和中国也先后实行了军事改革,他们的军队也以重武器装备占主要地位。此外,匈奴文化在许多方面十分近似于同塞克—马萨格特世界有联系的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古代的胡人小节里对胡人作解释,认为在公元前四~前三世纪是“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编年史已经不再列举各个‘北狄’部落的不同名称,而统称之为‘胡’。在民族分布区域及变化上,吉谢列夫也作了细致的讲述,提到:居住在匈奴人的北邻、居住在萨彦—阿尔泰高原的是丁零。在第六章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时期里,提到:普通墓葬反映出同塔加尔晚期形制的关系;在匈奴、中亚游牧民的艺术中,在塞克—马萨格特世界都能找到相似之处;提到阿尔泰巨冢墓中大量器物都带有异域化和亚洲传统复苏的痕迹,这可能同萨夫罗马特—萨尔马特部落对黑海沿岸斯基泰人的文化的影响有关;提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马鞍的结构同斯基泰、匈奴和中亚、西伯利亚游牧民的马鞍极其相似。

在第三篇国家的形成的两章里,吉谢列夫主要讲述了突厥和黠戛斯游牧民族的历史,同时也提到了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形成的柔然部落和高车部落的军事联盟,“铁勒设”等。首先,重点谈到了突厥的起源,突厥人采铁向柔然交纳贡赋,公元552年突厥可汗在东起大兴安岭和蒙古、西迄阿姆河的广大地域建立了霸权,突厥社会上层政权组织的可汗、叶护和设的三人执政及物质文化等。讲述了公元745年突厥的霸权转到了回鹘手中,九世纪时叶尼塞黠戛斯人占据了首要地位。

在讲述黠戛斯时,谈到了与坚昆的关系,是不同的译法。阿尔泰的东

南面和叶尼塞河沿岸当时是丁零人的地区,其以南是坚昆的游牧之地,吉尔吉斯湖也是在这个古老的时期得名的。820年,新的黠戛斯君长亚格拉卡尔又同回鹘打了二十年,这一次他终于在840年完全战胜了回鹘可汗。讲述黠戛斯的经济时,提到早在塔加尔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就存在着主要经营畜牧业或主要经营农业的不同地区,这取决于不同地理条件的区分,后来由于社会状况和财产状况的特点而变得更加稳定。黠戛斯的贸易以手工业品为主,制造的铁镞广泛传播于邻近的西伯利亚各地,武器也进入了国际市场,传到了中国军队中。黠戛斯社会首领是富有的贵族,拥有无数的牲畜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其中还包括奴隶。在叶尼塞黠戛斯的文化中提到了文字,认为黠戛斯人的文化发展与其高度的经济水平和复杂的社会国家结构是完全相适应,他们的文化发展高峰最明显地表现于文字。吉谢列夫用较多文字讲述黠戛斯文字的起源,提到多数研究者承认阿拉美字母是鄂尔浑字母的基础,谈到了如尼文的“多角字体”和中亚的花刺子模钱币铭文,并且认为八世纪是突厥如尼文出现的大致时间,叶尼塞黠戛斯的如尼文是西突厥文字的传入那是有一定基础的。在石人的问题上,吉谢列夫认为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石人不是黠戛斯人的,根据兹纳明卡村附近帖西河畔石人背面刻有几行如尼文的内容,证明了这是突骑施一位匍的雕像,可见米努辛斯克盆地寥寥可数的石人是外来的。

伊阿肯夫的《古代居住在中亚的民族资料汇编》是苏联的一部译文资料集,20世纪40年代就在苏联得以出版,这里汇编了中国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校点本的译文。从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利用了不少的汉文献,如《诗经》《史记》《汉书》《周书·异域》《魏书·食货志》《新唐书·回鹘传》《新唐书·回鹘传下黠戛斯》《新唐书·回鹘传下坚昆》《隋书·食货志》等等。这为他撰写阿尔泰突厥和叶尼塞黠戛斯提供了科学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结合考古发现进行引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里提到的中国帝王如周天子、秦始皇、汉武帝等,提到中国人特别珍爱大宛的善马即些“汗血马”、“天马”,特派使臣“请宛王貳师城善马”。吉谢列夫较详细地介绍了李陵宫并且附有图版。这是1940年夏天在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8公里处发现的,出土有板、筒瓦以及

“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对此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非常的重视,在1941年、1945年和1946年组织哈卡斯研究所、历史博物馆(哈卡斯博物馆和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成立工作队,全面研究了 this 遗址。同时将“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是汉代房屋居址。他以李陵宫作为小节的标题,应该来说是对这一遗址属性的肯定。

在吉谢列夫的著述中,非常重视人种学研究,主要利用了苏联著名人类学家Г.Ф.捷别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和塔加尔文化人颅骨的研究,也有黠戛斯人种的史料分析等。同时,提到了环锯死者头骨后脑部分的现象十分普遍,还根据威巴特大墓出土的面具提出对面具进行人类学分析的方法。

20世纪40年代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对于今天的新疆历史、考古学者来说,特别是阿凡纳谢沃时期、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和塔加尔等文化部分,无疑是必读的部分。这从我们见到俄罗斯学者、中国学者在21世纪九至十三年代发表的相关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论文中仍然在讨论吉谢列夫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不过,阅读《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即学术研究是发展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苏联考古学家C.A.捷布洛霍夫于1928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奥库涅夫村附近发现的墓地而命名了奥库涅夫文化,它的年代晚于阿凡纳谢沃文化,而早于安德罗诺文化。相似的问题,还有巴泽雷克文化、塔施提克文化等等,无论是苏联学者还是中国学者也都有不同看法。此外,在对考古文化年代的认识上,学者间也有一些分歧,在有了校准 ^{14}C 测年的今天,对青铜时代的诸考古文化的年代大都有了新的认识。如阿凡纳谢沃文化,有的学者将切木尔切克的石棺墓中发现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的器物类型(一件陶豆和一件蛋形器)断代分析上,利用的是没有校准的 ^{14}C 测年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间苏联专家关于阿凡纳谢沃类型的器物的断代观点,即公元前2200~前1900年,今天有的俄罗斯学者根据量较多的校准 ^{14}C 测年数据,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年代是元前第3千纪。如卡拉苏克文化,C.A.捷布洛霍夫最初提出是在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C.B.吉谢列夫《南西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伯利亚古代史》对它的断代也大致是这个时间,而后来H.Л.奇列诺娃将卡拉苏克的年代上限推到了公元前14世纪。目前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年代是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此外,如巴泽雷克5号墓“TLV”镜即“山”字纹铜镜,吉谢列夫认为“其流行时间不会早于秦始皇时期”。从目前考古研究的情况看是比较典型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铜镜。如不少研究者推测九至十世纪时在叶尼塞河黠戛斯曾流行伊斯兰教,这可能与今天新疆的学者研究会有些不同,一般认为新疆草原地带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与14世纪中期吐虎鲁克·铁木尔汗的皈依伊斯兰教有关,生活在这里的“16万蒙古人”集体加入了伊斯兰教,随之伊斯兰教在新疆北疆大范围内开始得到传播,传到叶尼塞河流域可能会更晚一些。此外,苏联学者将汉文文献译成俄文,我们再由俄文译成汉文,发现这里面都会有许多的困难,可见这种困难是双方的。这种情况在一般的俄译汉中也就会出现,语言的差异会造成翻译准确性的困难,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果遇到翻译上的一些不解的细节问题,最好还是阅读俄文原文。

王 博

第二版 序 言

本书第一版引起了许多反映：发表了一些书评，收到了不少信件，提出了建议和希望。^[1]

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在再版时就不能不加修改。但是，要修改的原因首先还是不断进步的苏联科学，又有所进展。决定苏联科学持续前进的是：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2]

在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史中，И.В.斯大林论述语言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问题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些著作揭露了Н.Я.马尔所谓“语言新学说”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3]同时，И.В.斯大林的这些著作还阐明了许多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尤其重要的问题，那是远远超出语言学这门科学的范围。

十分明显，审查本书首先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领域这些巨大的进展。

我不是Н.Я.马尔的追随者，我是本着同他的“历史”论点，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阶段“论”相反的观点来编写本书。他的阶段“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削弱了苏联历史科学。这只要回想一下Н.Я.马尔的追随者虚构“钦麦尔”、“斯基泰”和“哥特”等“阶段”所造成的混乱就够了。他们把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早期的全部古代史塞进了这一阶段，使古代史丧失了具体性，也把轻信的研究者引上了虚幻阶段的道路。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这里不必着重指出,本书的“时期”是同那些阶段针锋相对的。时期表示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当时当地环境中形成的、实际存在的人的共同发展。^[4]

在解决阿尔泰突厥和叶尼塞黠戛斯的起源问题时,我总是力求以古代部落的具体历史及其关系和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根据。但是,在必须运用语言资料时,我未曾划清语言同文化之间的界线,不加批判地采用了H.Я.马尔及其门徒所作的术语学分析的结论,这在本书的新版中尽量改正。

古代突厥和黠戛斯国家的名称也要这样来重新考虑。在这一版中对此我借用了恩格斯“野蛮国家”这一术语。后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扩大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是不妥的。同时也明确了南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古代诸国的内部情况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同И.В.斯大林、A.A.日丹诺夫和C.M.基洛夫所说的罗斯和许多其他民族历史上前封建制时期的情况和发展方向很相似。^[5]那些民族在巨大的奴隶占有制中心(罗马和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所形成的形势下发展起来而跨越了奴隶占有制。

南西伯利亚诸民族则是在东方巨大的奴隶占有制中心(首先是中国的奴隶占有制)崩溃之后所形成的类似条件之下发展的。因此,他们也跨越了奴隶占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并经历了前封建制时期,封建制的前提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前封建制时期与封建制的区别,这里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民尚未农奴化”。

此外,新版还补充指出了阿尔泰突厥人和叶尼塞黠戛斯人的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屡次夺得了对亚洲中部其他民族和部落所居住的广袤地域的统治权。这时,阿尔泰人和黠戛斯人的国家不断扩张,逐渐变得同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帝国十分相似,“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军事行政的联合”。^[6]

本书还作了其他的一些补充。首先是大大扩充了第二篇的“前言”,以说明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南西伯利亚诸部落发展的历史环境。此外,书中还补充了近年的发掘资料、书评和来信提出的意见,凡是我同意的都已采纳。